絜齋家塾書鈔

九

稼穡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然後天下方治平由此觀之則知方堯舜之時亦未是大治時節彝倫真箇是斁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舜固以此為憂矣至大禹嗣興天乃以九疇錫之而彝倫攸敘焉且天又未嘗諄諄然命之何以知其錫禹又何以知其不畀於鯀蓋嘗觀孔子之論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周家之不復興也孔子以河圖不出而知周之不復興則知天下將治必有

所以敘由洛書之出也大抵我之所為順乎天理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我之心即天之心所以天亦畀之我之所為不循乎自然之理則我之心非天之心矣此天所以不畀洪範九疇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中居於室之側中安在哉故曰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措其中而後大可有建者立也昭然揭此道於上使天下皆取中焉故謂之建已不自立何以立人乂者治也出而治天下須當有此三德正直剛柔隨時而用皇極者其體也三德其用也至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則亦歸於中而已矣自敬用五事至又用三德如此可謂盡矣然人不能無疑有疑焉必詢之於人稽之於卜筮欲稽疑須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後

言者五行所以用是八疇者也古人於五行甚重啓興有扈之師數其罪曰威侮五行謂不知以此為重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德也水之所以為水以其能潤下也火之所以為火以其能炎上也其他皆然潤下以灌溉言炎上以熟物言或曲或直所以成木從革者所謂惟

亦足以治人明則自然知人故作哲聰則自然詳審是非故作謀若夫睿則無不通也無所不通非聖而何學者觀睿作聖一句可以知夫聖人之道不遠於我矣且人之生也孰不具是五事能從事于此而後聖人可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豈欺我哉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人之有五事此其形也然惟聖人能朝夕從事焉故謂之踐如貌則必恭言則必從視聽則必聰明思則必睿此所謂踐形也書之所

其居區處經畫使之是當使之穩便使之各得其地
利居民之職然也古者居民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士
農工商未嘗雜處室廬小大必有其制死徙無出鄉
則有遷徙者亦必以告其上也豈如後世混然雜處
高卑小大任其所為遷徙移易任其自東自西也哉
食貨既通矣居處既安矣然後設司徒之官以教之
蓋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此豈可少緩哉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故序之於後者明其非所當先也非曰事之小而後之也學者讀書不過欲識頭項然後觸類而長而在我者日積矣且如讀三八政一疇便知得古人之所謂政元來是如此此所貴乎學問也只以食貨言之古人理會天下之食貨後世所理會不過只是國家之財賦蓋古人以公天下為心後世不過私其在我此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心也即所謂中也故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以是知人皆有是中也但人雖有是中而所以昭然揭之於上俾天下皆取中者則有賴於人君焉故民之衷雖降自天而若有常性克綏厥猷者人君也人雖為萬物之靈而作民父母者乃聰明之元后也所謂建其有極建立也君不建極天下何所取則君建極於上則福皆會焉是福也非自外至也所謂自求多福也大抵人苟為善自然是

德之人皆人君作極之驗也學者觀皇極一篇須看
他未嘗說皇極底道理而首論君民者何故正以不
如是不足以為皇極惟其貫上下而無間斯其所以
為皇極也蓋天下之道惟其可以通行而無礙者方
是道不足以行於天下非道也茍在我自以為是而
施之於人則拂烏在其為皇極哉蓋皇極之道無不
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可以通行於天下是必在我者
未盡也倚於偏曲而未至於大中也中庸曰天命之

也嗚呼不如是何以為皇極乎箕子首及乎君民之論蓋以是為可發明皇極之道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案袁氏此節解永樂大典原闕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猷謀猷也為能為也守操守也庶民之中有此等人人君皆當念之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念之則能用之矣後世士大夫之賢者人主猶未必能念而皇極之

世念及於庶民之微凡天下毫髮絲粟之才上之人
無有不知知之無有不念者斯其所以為極治之世
也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觀此一句所謂錫福者
孰大焉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雖未能合于中道而未嘗有過似此等人當以恢洪
之量而兼容並受之川澤納汚山藪藏疾人主為天

下豈可無江海之量以兼受天下哉方其受之必當康而顏色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能康而色則人皆將畏懼而不敢與我親矣凡人心所存不掩於顏色之間顏色之未和必存於中者有忿戾之心也彼言所好在於德我便當錫之福所謂錫之福卻不但是庸以車服錫以爵位能容納之誘進之即所謂錫之福也既能大其度量以受之又能和其顏色以接之而所好在德吾則錫之以福夫如

則在我者已不定矣這便是我之私意便是我之偏處既失之偏烏在其為皇極也哉此事以心體之自可見因其勢位崇高而畏之因其卑困煢獨而虐之是只論其外而都不顧是非反之於心其果合於理乎既不合於理非私心而何非偏曲而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即是此意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言有能有為而繼之以使羞其行是則所謂有能有

事物物無小大無精粗無本末皆有此極極滿天下要當有以會之然後能歸於一如諸侯之朝會天子如百川之會于海是之謂會人主不能會其有極則是天下各自有這中豈能使之歸于一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洛書之出因天地有此自然之數聖人因其數而明

康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時乎彊弗友則剛不得不勝時乎變友則柔不得不勝所謂彊弗友剛克豈全無柔哉特用剛稍勝柔固在其中所謂變友柔克豈全無剛哉特用柔稍勝剛固在其中也此是論治人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是論治己我之資質沉潛則當以剛勝之沉潛而不剛將流為委靡矣我之資質高明則當以柔勝之高明而不柔將流為高亢矣夫其治天下也彊弗友則用剛而治己也沉潛則勝之

業便不是聖人之心所謂聖人者無他只一箇不住
這便是聖人朝夕勉勉常自見其不足而安敢以為
無所疑也稽考固不止於卜筮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而豈止卜筮哉然以卜筮為首者蓋人猶
有私慮至卜筮則純乎天矣夫龜之與蓍草其初皆
物之至靈者故雖至枯骨朽草而所謂靈者自不可
泯没此卜筮之法所以有取於此也卜筮非易事苟
非其人何以交於神明故須擇建立卜筮人只觀周

禮掌卜一官其事甚重必其人之至誠純一無邪思妄念者然后與神明為一而可以交乎神明苟胷中紛然在我者與神明已有間矣而何以卜筮哉雨霽蒙驛克此五者見之於卜者也曰貞曰悔此二者見之於筮者也所謂卜五占用二也忒差忒也一畫之差則一卦必有變要須能推衍之人時人者指上丈言也雨霽蒙驛克貞悔是七者極未易識而差忒者亦未易推衍必能於此而后可以作卜筮故曰時人

深味時人二字其人當如何哉有一毫之邪思妄念有一毫之不純不粹則不可以作卜筮矣古者卜筮皆用三人乃卜三龜是也是三人者雖皆賢人其言雖皆可聽然善當從衆故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大同二字不可輕看内而在己外而在人幽而至於鬼神無有不合者焉是謂大同唐虞三代之所為極盛蓋以此也夫至於無所不合則其心如何發之於身自然康寧施及子孫自然逢吉蓋吉不足以盡之矣

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徵一疇是以其在天者徵其在人者一歲之中五
者皆來備無有欠闕而又各有次序則庶草蕃廡矣
所謂敘者如夏而燠冬而寒春而雨秋而風所謂春
無凄風夏無苦雨是也五者來備而又有其序此和
之至也故庶草無有不蕃廡者蓋天地間只是一氣
在我者有至和之氣則足以感至和之氣言庶草繁
廡是天下人民無有不得其所者矣山川草木鳥獸
魚鼈無有不遂其性者矣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萬物豈二氣也哉則極備者言其過甚也極無者言其不至也此皆失其敘故二者皆凶天地氤氲之氣釀而成雨人方其儼然莊肅精神收斂有似乎天氣醖釀之時故時雨順之又治也辨治之謂又凡事皆辨治正猶天地開霽日月烜赫之時故時暘順之晳近乎乂燠亦近乎暘然其間自有不同大抵柔暗一向皆屬陰明哲一向皆屬陽纔是明哲自然時燠順之人之謀慮必須深沉猶

寒氣揫斂故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聖無所不通風亦無所不通聖則化而無迹風亦無迹故君能聖則時風順之至於為人輕狂猶久雨之漂蕩故常雨應之凡事僭忒猶亢陽之可畏故常暘應之耽於逸豫柔懦不立則常燠應之躁暴傷急則常寒應之昏暗蒙昧如大風不已天地為之昏暗故常風應之詩所謂終風且曀是也觀成王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蒙恒風若豈不甚昭然其可驗也哉大抵天地人只是一

箇道理今人隔於最爾之形骸遂見我與天地不相似不知本只是一理肅乂哲謀聖即雨暘寒燠風雨暘寒燠風即肅乂哲謀聖在我者即在天者在天者即在我者但在人則謂之肅乂哲謀聖在天則謂之雨暘寒燠風其實一也學者須深知天地萬物本是一體始為得也王省惟歲以下亦是庶徵在天者與在人者元只一般非庶徵乎後世見其與上不類遂移而附於五紀此甚不然不知亦只庶徵也王省惟

歲猶一歲之統四時也卿士惟月猶一月之統三十日師尹惟日猶一日之統十二辰也此其一定之序不可易者君則為君臣則為臣大者則為大小者則為小是謂無易唐虞三代天下所以大治只為盡得歲月日時無易一句大抵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大臣有大臣之職小臣有小臣之職君而為臣之事不可也大臣而為小臣之事不可也後世此處皆顛倒錯亂以唐太宗之英主而兼行將相事豈君道乎賈誼

月行至箕星躔度與箕星氣類相感故風月行至畢
星躔度與畢星氣類相感故雨日月運行以成歲功
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之成治必當成人之所
欲也夫月豈規規於從星而卿士亦豈可有意於從
民欲哉氣類相感風雨應之卿士從民欲亦只視其
理之當如何爾自王省惟歲以下上面當看歲日月
時無易一句下面當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句這
兩句是綱領處箕子以庶徵一疇之後而丁寧從星

之言其意深矣卿士王朝之大臣亦當朝夕開導人主使主從民欲可也此皆是説庶徵在天者如此而在我者不然豈所以為徵驗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次八次九二疇皆是説效驗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自五行以下順是則為五福人不可以不嚮反是

則為六極人不可以不畏嚮之則得是五福矣畏之則不入于六極矣後世人多要說天命以為貴賤貧富壽夭皆是定命存焉不知天命豈易言也哉天命固不可謂之無然亦只在人如何人事苟盡則命雖當貧賤亦有可轉移之理人事不盡命雖當富壽亦有不與命相應者學者但當自做工夫不可只言天命人生于世亦須能全是五福享是五福乃可但只富壽而不康寧富壽康寧皆備而不好德不考終命

非可以言全也凶短折則與壽相反矣貧則與富相反矣惡者為人凶德也弱者為人柔弱也惡者不能為善弱者為善無力故皆在于六極焉五福不言貴貴在外者也非人力所能為也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八卦生于太極則九疇亦生于太極也所以八疇居外而皇極獨居其中八疇皆以數言而皇極獨不以數言蓋滿天下事事物物無

非是皇極何可以數言哉便是九疇亦只是這箇道理皇極九疇之主也五行非此何以周流於天下五事非此何以各得其則八政五紀以下皆此道也故曰安得皇極之主與之敘九疇哉